

皇清經解續編

冊貳叁

又按諸說此諸賢子子尊於其他稱字者亦不一則仲神字子
子子字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牛峰隱居之志也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治後至焉則對馬牛嶺係公西題號是則晉劉琨率以爲常又
有老氏字五德者即有子又稱有老氏字五德又稱陳九鼎是又
楊應孝我又有子兩客又稱兩客爲楊應孝又有之謂其詩與
阮氏字其德又其德之說不盡一處七十有二之疑其詩與
子乃阮或加氏名也又見三千人中有與同子一子有
阮氏以爲諸別史記仲神字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者或曰仲神字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故雖如牛嶺隱居字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十二子中間字蓋已九人二字之從從可知矣以有兩子有兩
子實成記仲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至後公問年幾章德若到若則名問其間章德元周章德清
間章德清章德清間之末章德清大章德清子子子子子子
子之通章德清求其自記章德清章德清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或以夫子章德清章德清之及公西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稱子子以下又有章德清之章德清之章德清之章德清之

釋文引陳咸云魯讀傳爲專按此專非寫字之誤觀文選函字作寸無兩蓋兼也漢以長有清韻之稱在古如煩煩爲兩而字作罪說文竹節即罪受也廣雅釋詁義經也曹公自注孫王德信批兩字發也廣韻新疏云義經也其義詳即前之文考律書問答于先儒正統詩音義云今多作兩度更義二尺四寸之謂權半字實字所作周是也唐韻之漢律應量二尺四寸之謂古今一也後漢書書表指次雖制爲以一尺四寸黃門鼓瑟編二尺四寸則竟與一篇荀勗東晉書云子銅厚五以前所考定古尺度其初二尺四寸春秋序正義集解成周鼎彝引劉命法云春秋二尺四寸鐘之半徑一尺二寸通之故鄭六經之東管長二尺四寸儀禮又引序云易者許乘表春秋皆二尺四寸今人學春秋字之益餘八寸蓋三分兩一又豈再倍哉古人度量以二尺四寸之變爲國權運用極此數六寸實

博不習乎

范氏元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莩因釐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
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之崩竭鬼神爲之疵厲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謳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
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益壽
衛壽壽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貢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裂令出自權
臣之門故兩翼表而臣禮亡朱千談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雲矣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追唱然而歎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衰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列於風而
其舊也夫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劉向列女傳云平王之沒周與諸侯
子因之耳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無異即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作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杜預
平王東周之始王應公義國之賢君其時相接春秋始於隱公而本也史記平王三年惠公即位至四十九年入春秋隱公傳
例李公二十五年大戎殺幽王應公三年平王東遷此春秋始於隱公之說史記平王三年惠公即位至四十九年入春秋隱公傳
隱石新詩謂出何休公羊音訓義依吉云何氏爲春秋專家之學其言必有所受非臆也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
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善解以正樂爲芳風淫樂爲遊塵一字之哀寵訥華衮之瞻斤言之
貶辱過市朝之捷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若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若公弟
易之宏執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闕廢威化而來應裁案家皆以爲春秋而至與左氏西說
年公羊曰周夷元命苞云始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
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鐸季兵諫爲愛君此事非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姬非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
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奇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
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二事補注詳之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闕也以妾母爲
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公羊又美齊襄公賈者比來襄於文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進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
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注中偶有之要當棄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
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此已開明趙先聲離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
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劉向主穀梁主左氏石渠分爭之說甘露元年召名儒大廢與由於好惡帝

魯公羊宣帝好教樂盛衰繼之辨孟仲舒治公羊江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豈而富其失也至穀梁清而婉其失也

短文簡耳非短也其公羊辯而裁其失也僅若能富而不亟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孫覺此語升平之末歲次大舉先君北蕃迴轅顧于吳宣穆帝升平五年肅父征爲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乃帥門生故吏門從生

故吏謂昔日君我兄弟子姪南自講及請從弟研講六義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注案他注無公羊則有何嚴之訓嚴氏章句

何則用魏氏本范注引之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江左中興荀慈奏請立公穀博士詔許立公羊云辭理典據既無可觀

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范亦多無可觀又其以二傳解亂本者於是乃商略名例范別爲略數陳疑滯再

示諸儒同異之說曼天不弔大山其頽汪卒當在匍匐墓次死公無日月逾邁跋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

言其意業未及終屢霜夏陞從弟彫落謂二子泯沒天責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晉書云沈思賢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實爲世所重此當在豫章免都後凡稱古書集解家記姓名者何晏李鼎祚之屬專記期人者

也范氏兼記同時人及其子弟者也茲舉李善之屬又推及所引他書之注者也文詁附范書爲補注兼用三例記姓名者三百餘

焉

魯之春秋魯所獨也孔子之春秋孔子所獨也魯所獨者王禮所在其史法較諸國爲備故石尙欲書春秋當時以爲重孔子所獨者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脩其辭以明其義子游子夏不能贊一辭改一字故梁鄭正其名石爲盡其辭正隱治桓皆卓然出於周初典策之上夫梁鄭之事舊文也而名有所必正則其加損舊文者可知矣石鵠之事微物也而辭有所必盡則大焉者可知矣正隱治桓揭兩字於卷首則全書悉可知矣然而斯義也左氏公羊不能道獨穀梁子稱述而發明之實爲十一卷大指總要之處推之千八百事無所不通故穀梁傳者春秋之本義也蓋貫論之聖人既作春秋書於二尺四寸之策其義指數千弟子口受之自後邇相授受錄以爲傳則穀梁之與左氏公羊宜若無大異者而漢博士言左氏不傳春秋實以其書專主記事不若二家純論經義二家之中公羊當六國之公穀梁去孔子近則見聞不同公羊五傳至其元孫當漢孝景時始著竹帛穀梁作傳親授荀卿則撰述亦不同公羊爲齊學穀梁乃魯學則師承又不同今觀穀梁隱霜不殺草之傳據韓非書乃夫子咎哀公問春秋之語而公羊無之穀梁引尸子公子啟薏伯玉沈子之外有稱傳曰者十傳者七十子所記其來甚古儀禮喪服傳亦有此例而公羊又無之舊傳與服傳所引舊傳非必說春秋說喪服之專書而皆出七十子喪服傳出七十子以公羊氏所未聞明穀梁氏之近古以儀禮傳之可之後或云子夏作非也毛詩序亦非子夏自作有引高子語當與公羊同時

信明春秋傳之得真知其爲春秋之本義無疑也左氏公羊之失甚多就其最淺著者如左氏於仲子之聞以爲桓母未死而豫驅誤紀子伯爲紀子帛則以君爲臣左氏亦以臣先於君其義不安故於襄十六年叔老言鄭伯首荀偃之傳釋之曰爲夷故也杜注也若是曲爲彌縫以誤尹氏爲君氏則內外男女皆失其實開卷之初其謬如是公羊矣意曹伯爲有異則曰甚惡也又不能言其申成臣得先君之嫌惡則曰不可以一罪言也矣意盟宋再出豹爲殆諸侯則曰衛石惡在是惡人之徒也矣意西宮爲宮寢之宮又不敢決言三宮之制則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凡若此類第在事實人名禮制之閒亦不及穀梁遠何論其他矣漢世三傳並行大約宣元以前則公羊盛明章以後則左氏興而穀梁之學頗微江左中興矣謂穀梁腐澁不足立學相沿至唐初謂之小書而穀梁之學益微苟非有范甯徐邈闡明於前楊士勳輩續述於後則穀梁傳之在今日幾何不爲十六篇書三家詩之無微不信哉吾於此歎唐人義疏之功大也大愿以隆經學一變前此說春秋者皆說三傳主於一而兼其二未有自我作故去取唯欲者啖助趙匡陸淳之書出而兩宋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葉夢得胡安國陳傅良張洽之徒繼之元之黃澤趙訪用功尤深又踵而詳之於是三家之書各不成家而春秋之說滋亂至於今未已也然而風氣日開智慧日出講求益密義理益詳則亦自有灼然不惑之說故啖助謂穀

梁意深遠浩蕩義不如穀梁之精孫覺請以三家之說校其當否穀梁最爲精深葉夢得謂穀梁所得尤多胡安國謂義莫精於穀梁蔡元定謂三傳中道理穀梁及七八分某氏六經輿論謂解經莫若穀梁之密而乾道中浦江鄭翰遂著穀梁合經論三萬言惜不可見矣 清鑒李文貞公光地變通朱子之學以治羣經其論春秋曰二傳好穀梁尤好迨後惠士奇父子倡古學於東南亦

云論莫正於穀梁其專宗穀梁者深水王芝藻而後亦頗有人而書皆不行四庫附存目有王芝藻春秋無義折衷十六卷載其自序云穀梁時月日時例道光中阮元皆爲之序許書今有刻本取其一條竊以國家二百年來經籍道盛宜有專門巨編發前人

所未發者且以范注之略而外也楊疏之淺而施也苟不備爲補正將令穀梁氏之面目精采永爲左氏公羊所掩謂非斯文之闕

事乎哉文丞年九歲十歲時道光丙戌丁亥先君子親以三傳全文授讀備承庭訓兼奉慈嚴考南梁解諸生先母氏災後來博搜諸家書見而記記而

疑其甚疑者則時時往來於心不能自已年將三十始知穀梁源流之正義例之精數年之間所見漸多頗有所得用是不揣樸昧

詳爲之注存豫章之元文擴助教之要義繁稱廣引起例發凡敷暢簡言宣揚幽理條貫前後羅陳異同典禮有徵詁訓從辨辭或

旁涉事多創通竊謂穀梁解春秋似疏而密甚約而該經固難知傳亦難讀學者既潛心於茲又必然稱他經融貫一傳備悉周秦

諸子及二千年說者之得失然後補苴張皇可無遺憾以予淺學蓋未之逮唯曰實事求是而盡心平心則庶幾矣爲體仁語與德秀居官從民之

道曰盡心平心夫不得於心則不得於言趙岐之拙王弼之巧皆失之不明朱子曰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李鼎祚衛湜之浩

博又苦於不斷子期於明白斷而已矣乙巳迄癸丑歲癸丑已未歲始有定本直題補注無取異名疏卷二十今二十有四左氏

公羊之經異者具列經下并證明之別爲論經傳各若干條冠書首焉咸豐九年己未夏五月乙未嘉善鍾文丞朝美氏自序

自後又脩飾轉鑿之而紀之以詩癸亥之三月也又六歲增易又以千百計然後疑滯疏漏漸漸免矣夫學欲多也思欲專也取

羣書以治一書者其道無以易此也予討論百家之經稽合四部之言所謂思之思之鬼神教之蓋有之矣所謂天下之理眩於

求而真於邇蓋有之矣敢自謂多且專乎哉抑亦有一十餘年心力之勤焉於是乎又記時同治七年戊辰七月七日

論聲

傳稱夫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瑛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國之辭不說則王道不亢矣又曰桀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春秋始元終麟止是正名而盡其辭以明王道此直揭全書本旨也隱無正唯元年有正傳曰謹始也所以正隱也桓無王唯元年有王傳曰謹始也所以治桓也此特標開宗要義也開宗之義卽冒全書故孟子以春秋爲亂後之一治謂之天子之事而引夫子知我罪我之言也正名盡辭以爲之綱正隱治桓以弁其首而左氏之三體五例公羊之三科九旨皆不足言矣

李光地曰：三代學校之教詩書禮樂四術而已。自夫子贊周易脩春秋，於是二書稍見於世。

此朱子說也文丞案易傳
不必夫子自作下注論之

名爲六經而莊周之徒頗知其意者亦往往並述焉今案禮記經解述孔子之言曰其爲人也屬辭比事春秋敦也屬者屬合之比者比次之春秋之義是是非非皆於其屬合比次異同詳略之閒見之是其本教也趙汴云春秋有筆有削與述而不作者事

異荀子論夫子事曰一家得周道舉揚原注曰一家得謂作春秋
周道舉謂辭詩書定禮樂文盛家辭詩史記文辭詩書識緯文
自高第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

1

異同之故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莊周之言曰春秋以道名分又曰

1998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望人議而不辯遺名分義正名以順言順言以成事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也名由於分數曰名分推其本則孟子云所性定又

1

指其本則大類雖本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議而不辯者假事以明義推見以至隱微之甚詳而其文則但爲記事之文也李光地論語正名章

10

說云夫子脩經不過傳其言之順理然先儒以爲制事之權惟揆道之模範蓋周公之禮樂在焉而又爲孔子之刑書皆不離乎

1

書法抑揚輕重婉直邪正之閒而得之趨訪云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假筆削以行權有不書有變文有特筆有日月之法而歸

10

於辭從主人皆所謂主而不辨者也

10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東楚之樞叔晉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其

62

竊取之矣此言春秋以新舊重也公羊述孔子之言曰其辭則某有罪焉爾蓋此正字也今通用解字此又言春秋以辭爲重

10

也其實義即是辭辭即是義說文解字曰意內而言外義者內之意辭者外之言羊所遠望孟子所近而史引引子曰治

100

孔子所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也於文不可不主其事與文之謂也尼公其善於其文主其所以失也即其善而明其美毀

[illegible]

皇朝經世文編

100

梁所以得也公羊亦近之而文多意少或不知而強爲之說故未盡善也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於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言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案易

繫辭傳言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左傳又載衛祝佗語魯公初封分之祝宗卜史備物典策杜預以

典策爲春秋之制而賈逵解周禮句云史法最備然則於易見周之所以至而亦可見周禮於春秋見周禮而卽見周公之德也

達正義解周禮之德二語分列而於周禮句未盡其意案禮治世之大名古人每通言之故易繫辭春秋

可觀周禮夏時坤乾可觀夏殷之禮孟仲子說周禮盡天之命則曰美周之禮而周官通稱周禮自對欲已然禮記明堂位曰魯王

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王禮卽周禮其未嘗相弑相變則謂難相弑相變則謂難相弑

禮也說詳而不言弑君殺大夫雖相變而其文不直不盡亦史法之一端也君子脩春秋以史法爲經法而例立

其例以爲變例者此其正名盡辭以當王法豈不允備乎哉夫例者義而已矣其字古賦作列見禮記服問訓爲等比說禮服說律

不能外是而春秋家亦用之服問引傳曰舉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程子曰大事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

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此言最切當所謂非可例拘者今所謂變例是也白居易云明則有凡例國則有微旨洪興祖云春

相因相成欲求春秋義例者當知斯意然則其說如之何曰義舉備矣聖法是也又謂學者不必較量異同非也

春秋十一卷千八百餘事萬六千五百餘言公羊疏引春秋義旨因多科條周委至精至深至微至悉意密春秋義舉

制作禮樂之書無鉅無細無不備舉對觀文心雕龍論慎禮云禮以立體據事制範制範義章條繼曲執而後顯而後達作釋例

具言同中之異異中之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子曰禮儀三百可勉也禮儀三百可勉也禮儀三百可勉也

一字公羊疏此之謂其義稱取此之謂見素王之文漢書禮志云仲舒明素王之道立素王之法左傳正義此之謂推見以

至隱史記此之謂議而不辯此之謂約而不逮荀子曰仲舒明素王之道此之謂能繫心於微而致之著春秋此之謂約其文辭而指

博史記此之謂敘史見極平易正史記正義此之謂立義則意彰思自出於胸中衛統而論之大氏明於辨是非而嚴於正名分

本之以智約之以禮智崇禮卑故其制作侔天地史記正義此之謂立義則意彰思自出於胸中衛統而論之大氏明於辨是非而嚴於正名分

唐之中葉張趙陸始自名其學而大致猶無幾乎古韓文公愈爲儒者宗亦言聖人作春秋深其文辭至宋諸儒因伯仲之責益出